【长三角两地书】

——上海人看芜湖——

结缘江南小城,此游直送江入海

胡晓明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

芜湖是江南小城,也是一个江岸城市,襟江带河,因而又具有一种码头文化的烦嚣与热闹的市井气。

这个城市的饮食与风俗完全是江南的。芜湖有苏州式的小家碧玉,却没有后者的从容与精致;有上海、重庆、武汉那样的忙碌与嚣杂,却没有后者的大气与力道。它是“小上海”“小苏州”的混搭与简版。它的方言像北方,也是很强调尾音,但语体婉转又如吴语。“四大米市”是它曾经的辉煌,徽文化明珠是它过去的骄傲。贯穿全城的青弋江是一条重要的漕运、盐运之道,也是一条北上通向京城的求仕之路。江南的灵气、书生气与商气,通过这条江水,渐渐连通了北国的王气。芜湖正是江南的一个交叉口,化烟水气为汉子气的一个特别的地方。芜湖的铁画,“以锤为笔,以铁为墨,以砧为纸,锻铁为画”,有民间剪纸的明快单纯,有雕刻与镶嵌的刀味、巧拙,又有水墨章法的虚实结合,真是江南与北方一个有意味的结晶。

1983年那年,我考上了安徽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,当时全国的考生四十多人,只取了两人。我带着考中的兴奋与荣耀,大干一番的学问志气,以及浓郁沉重的抛家别子思亲之情(女儿刚刚出生不到一个月,我就只得入学了)这样复杂交织的心情,从贵阳先乘火车到汉口,然后从汉口坐船,顺长江而下到芜湖。一路上饱览了长江下游宽阔壮美的气象,感受到古人诗歌的意境和情怀。我在船上看的书是张承志的小说《北方的河》,只是将北方换成了南方、马换成了船。真的没有想到,后来几年,就这样与长江结了三年行旅漂泊的缘分。苏东坡说“我家江水初发源,宦游直送江入海”,将“宦”改成“此”字,似乎就成了我的诗。“万顷靴纹”的宁静,“断霞半空”的浪漫,“羁愁畏晚”的郁闷,都一一领略。终于,我一个四川人,真的就“直送江入海”,一直送到了东海之滨的上海。

最忘不了镜湖,一个很秀美的城中之湖。安师大就在镜湖边上,一出校门,迎面就是碧波荡漾,柳树轻拂。芜湖这个小城市有了镜湖,一下子就有了灵气,有了江南水乡的妩媚。湖边还有一座电影院,记得有一次放越剧《红楼梦》,王文娟、徐玉兰演的,看了一遍不过瘾,我们连续重复看了三个晚上,竟然每次都在里面哭得稀里哗啦。到今天我觉得,没有哪一部中国的戏剧电影能够赶得上这部越剧的《红楼梦》。读研究生,一定要看一部震撼心灵的电影。当然还看到很多其他的电影,但都没有印象了。

离师大不远处,还有一个邮局,一个澡堂。邮局是每周必去的,那个时代哪里有现在这么好的通信条件,要与家人联系必须到邮局去排队打长途电话,先填好单子,请话务员帮你接通,你在大厅里等着,话务员会喊你去某个编号的小亭子里,赶紧进去关好门,紧紧地把话筒贴在耳朵上,生怕漏掉远方亲人的每一个字。每通好一次电话,比吃了什么大补的东西还要开心踏实,如果没有电话联系上,好几天心里都会空落落难受。芜湖人洗澡,那是冬天里莫大的享受。尤其是洗好澡,躺在铺上,买一些香干或傻子瓜子,再喝一点茶,就飘飘然。那个时代,所有的享受就是这些。

当时整个安徽师范大学的研究生非常少,可能文科类每年也总共七八个人,我们跟哲学系的研究生一起去听文秉模老师开的哲学史课程,从古希腊讲起,虽然半懂不懂,但是一个课程听下来,毕竟受到了一些思维训练,后来读博士的时候,特别能够跟得上王元化先生的思路。我在安师大读研期间,对我影响最重要的同学,就是邓小军兄。我们有共同的启蒙老师赖高翔先生,是上世纪30年代川大的才子,林山腴先生的高足,写一手很漂亮的骈文。程千帆先生在成都时,看过赖先生的文章,曾许为“汪容甫以后,一人而已”。我考取安师大研究生后,跟赖先生辞行,他提到了已经在安师大读古代文学专业的邓小军,让我去见他。这真的是一个生命中的因缘。每天晚饭后,我们都约好一同去镜湖边散步,无话不谈。陈寅恪、熊十力的书,都是小军推荐的。我在那里第一次读了《十力语要》《新唯识论》以及陈寅恪的《柳如是别传》等。这无疑打开了一个广大幽深的世界。我在一篇文中曾经写道:

当时,那还是一个比较安静的小城市。读写之余,我沿湖而行,穿行于城市的街巷人群之中,常会有异乡人的感觉。偌大一个城市,似乎只有我一个异乡人,操着与大家不一样的语言。傍晚时分,有时去江边漫步,望着茫茫的江水,想一个问题:我从哪里来?我来要什么?我那时刚刚经历了四年的本科学习,那是极为充实而富于思想激荡的岁月。我现在自愿离开了一切喧闹,然而生命忽然变得空无着落,狂奔之后的失却方向,而面前的江水似示我以宇宙人生的苍茫无边……快到放假时,江边一声声汽笛,又教我魂飞梦萦于家乡、亲人。总之,我的生活世界似乎正弥漫着一种感伤、怅惘、自我放任,以及虚无主义。正在这时,我遭遇了熊十力。《新唯识论》的语言太好了,刚健、清新,一扫洋八股味儿。而且,很合适于我们那总是不满、总想颠覆点什么的狂想。书的“在世”意味,总是比现在要本真得多的。接下来那几年我常常来往于长江上,看鸥起鸥落、日出日没,“哀吾生之须臾,托遗响于悲风”的情绪,不是没有,而是,我将它作了一个底子,翻上来,正是透破那“物与我皆无穷”的天机。从此浩浩长江、一天星月,皆成此妙谛法身。后来,熊先生也成全了我和导师王元化先生的一段因缘。记得那年和先生在复兴路上散步,车水马龙、灯影婆娑,先生一路说熊,从性情到学问,索性又带我去看淮海路熊先生的故居,我们踩着吱吱作响的楼梯拾级而上,敲开那久已换了主人的房门……这都是后话了。

后来,我的写作与研究似乎再也离不开江南了。而我笔下的江南之所以不同于其他人的江南,也许芜湖正是一个可以解码的线索。

——芜湖人看上海——

难忘那个夏日,外婆故乡的模样

孟慧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 丁修真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

新中国成立之前,安徽人常说的大城市似乎只有两个,一个是南京,一个就是芜湖。新中国成立后,芜湖也一度被誉为华东地区的“小上海”。之所以有这样的称呼,大概是因为和上海一样,都是水陆交通码头,并且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,陆续有大量的工人、知青、中专毕业生来到芜湖支援这里的经济建设,现在芜湖的上海籍移民有近20万人。同饮一江水的两个城市,同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,只不过,上海在越来越大,芜湖,还是那么小。

依稀记得第一次去上海的情景,那已经是快30年前的事了。1990年的盛夏,我随着外婆来到上海。外婆是上世纪60年代末到芜湖的上海知青,在芜湖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后,再回上海,故乡已是他乡。绿皮火车驶在悠长的铁轨上,车厢内拥挤而嘈杂,列车员推着的小推车,啤酒、花生、盒饭成为人们打发漫长旅途的慰藉。对只有7岁的我而言,这趟旅途极其漫长。列车到达后,我对周遭的一切都感到好奇。

那个夏天,我随外婆住在太太(注:外婆的妈妈)家的弄堂里,那是外婆年少时曾住过的地方。狭窄的里弄面积并不大,是一楼一底的格局。七八月份的上海烈日炎炎,仅有一台风扇能稍送凉意。黑白电视上还拖着长长的天线,遥控器按了一遍又一遍也只有那么几个台,一家人围坐一起却看得津津有味。晚饭后不久,搬出竹床和凉席,在街上打地铺纳凉,邻里街坊都是如此。树荫下,外婆为我摇着蒲扇,嘴里哼着几句悠扬的沪剧小调,我在微风中进入梦乡。这一年的夏天,尽管路途遥遥,但上海还是不少老一辈芜湖人的故乡。

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,进入了快速发展期。1991年,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开始兴建;1995年,上海地铁一号线正式投入运营。芜湖也有动作:十里长街被拆除,这条几百年历史的老街,绵延的青石板路,灰砖粉黛马头墙,镂空雕花的木窗,终消失于岁月发展的洪流中。中山路步行街于1999年建成,标志着老百货大楼的时代正式终结。有人说芜湖的姑娘很赶时髦,上午在上海南京路流行的款式,下午在芜湖中山路上定能看到。

暑假过后,我又回到我的江南小城,在这座慢悠悠的城市里,读完了小学和中学。2001年,18岁的我参加了高考,高考后我再次来到上海,此时的上海和我记忆中的有了很大变化。高楼大厦拔地而起,柏油马路上车辆川流不息,轨道交通已有了3条线路。我惊叹于上海的发展,这座夜晚华灯、被各色霓虹照亮的城市。此时的上海,不复当年记忆中的模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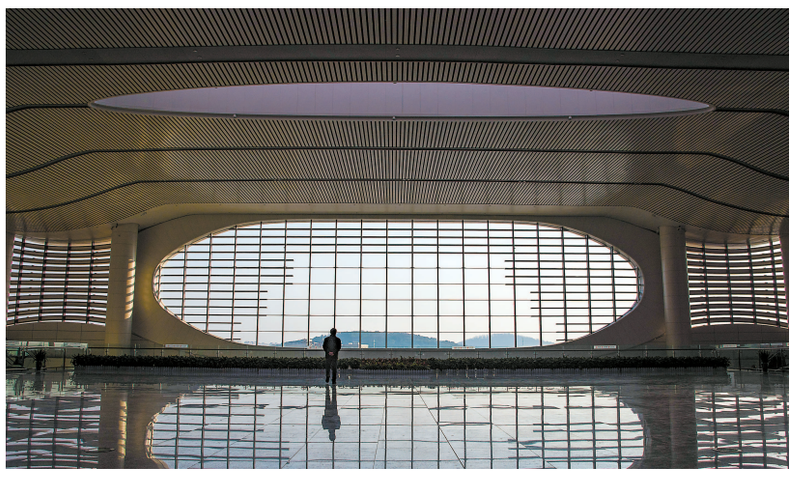
毕业后,因为工作和生活的缘故,我经常往返芜湖、上海两地。前几年两地间开通了高铁,现在只需要两个多小时就可从芜湖到达上海。南京路步行街游人如织,随处可见各色皮肤的外国朋友。陆家嘴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金融中心之一,一座座摩天大楼熠熠生辉,信息的高速发展让这座城市蒙上些梦幻感。背着行囊的年轻人在这里为了梦想奋斗。午休时刻的白领们在公司楼下的便利店买上一份速食便当,微波炉“叮”的一下,加热了他们的午饭,也仿佛加热了他们的梦想。我又在夜幕降临时来到了外滩,外滩人头攒动,这次我乘坐了黄浦江的轮渡,东方明珠、金茂大厦从我眼前掠过……此时的上海,早已不是当年外婆的故乡了。

与之相比,芜湖近20年来的发展,似乎有点跟不上“小上海”这一名号。作为长江巨埠,皖之中坚,芜湖与各地的经济往来仍然频繁,但其发展与邻近的江苏、浙江等地相较,总有慢人半拍、步步难追之感。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已经被提上了日程。安徽早已不再是长三角的“看客”,而是主要参与者积极融入其中,芜湖迎来了难得的发展契机。作为新一代的芜湖人,我自然期望能够找回“小上海”的模样,在江边的慢节奏中,能看到开放、高效以及国际化的影子,这也是对老一辈芜湖人最好的怀念。

芜湖城区夜景。 东方IC供图

“小上海”与“大上海”:芜湖与上海不解之缘

沈世培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



芜湖高铁站内景。 东方IC供图

乍看起来,芜湖与上海相距近400公里,似乎有点远。但梳理历史,会发现这两个城市,惺惺相惜,互帮互助,有割不断的联系。

风雨兼程 共同成长

明清时期,长江贸易发展,芜湖与上海联系日益紧密。明代,上海所在松江地区是棉纺织业中心,芜湖是浆染中心,松江棉布运到芜湖染色,再卖到其他地方。长江中上游瓷器、油豆、纸、铜、铁等商品,途经芜湖,转销苏浙,还有上海。

鸦片战争后,上海被辟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,于1843年正式开埠通商。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,上海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“大上海”。芜湖地处安徽省东南部长江下游南岸,航运便利,在1876年中英《烟台条约》辟为通商口岸后,与上海经济联系紧密,各种新思潮、新观念、新时尚也通过上海传到芜湖,芜湖因此也繁荣起来,有“小上海”之称。

20世纪50年代以来,芜湖与上海之间,人员、物资、技术、项目乃至观念等交流十分频繁。

上海解放时,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封锁,芜湖人民将节省下来的大米支援上海。新中国成立后,芜湖相继成立国营外贸机构,通过上海开展对外贸易。

上世纪50年代末,上海“支援内地建设”,迁到芜湖一批企业,提高了芜湖轻工业的比例。上世纪70年代,上海部分“小三线”企业来芜湖建厂。同时,还有一批技术工人应聘来芜湖工作。1968年以后,上海知识青年来芜湖插队落户的有1万余人。同时,芜湖还积极主动向上海学习工业生产先进经验,包括市委、市政府还组织企业到上海学习及企业自发到上海学习。

1978年后,随着改革开放推进,芜湖和上海迎来大发展时期,相互联系也出现了全新的局面。

扩大开放 加强联系

1978年,国务院批准芜湖市成为对外开放城市,从此揭开了当代芜湖对外开放的序幕。1980年,国务院批准芜湖港为安徽省第一个对外贸易港口,随之海关、商检、外运等机构恢复设立,全面对外开放。开放后的芜湖,加强了与上海的联系。为了解决芜湖人才缺乏、一些企业技术缺乏问题,1982年芜湖市从上海招聘10名工程技术人员来芜湖工作。

1982年,芜湖市纺织系统开展了多种形式“学上海,学先进”活动,提高生产技术水平。当时学习方式:请上海帮促队对口帮促、与上海开展技术合作、和上海进行补偿贸易等。上世纪80年代上海市纺织系统“促帮带”小分队进驻芜湖,帮助纺织企业改造设备,更新工艺等。

为了解决资金不足、技术落后问题,芜湖市委、市政府决定利用外资、引进技术、设备,把积极开展经济技术协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,其中决定借鉴和引进长三角地区先进技术和经验,向以上海为中心的经济区开放。1984年6月,芜湖与当时的上海卢湾区结为友好市区,在经济、科技、文化等方面进行全面合作。8月13日,芜湖在上海举行“振兴芜湖经济”座谈会,同上海全面合作。

1985年以来,芜湖与上海经济技术协作更加活跃,到1989年两市经济技术协作项目达500多项。1987年6月6日,芜湖市人民政府驻沪联络处成立,加强芜湖与上海联系。开放增强了效益意识、竞争意识、市场意识,促进了芜湖与上海相互联系。

呼应浦东 寻求突破

浦东开发,是带动安徽经济发展的一次难得的机遇。1990年,安徽省委、省政府决定加快沿江地区对外开放步伐,做出了“抓住机遇,开发皖江,强化自身,呼应浦东,迎接辐射,带动全省”战略决策,并决定以芜湖为沿江开放重点和突破口。1990年9月1日,芜湖经济开发区正式成立,从而揭开了芜湖及沿江4市乃至全省扩大对外开放的帷幕。9月28日,上海市政府顾问汪道涵来芜湖考察,参观了芜湖仪表厂等三个厂,鼓励它们“求精求新”“开拓国际市场”。

1991年,芜湖在上海浦东成立上海裕安实业总公司芜湖公司,参与浦东建设。1992年,党的十四大决定以浦东开发为龙头,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;5月,将芜湖、九江、岳阳、武汉、黄石、重庆辟为沿江开放城市,拉开了长江流域大开放、大发展的序幕。

芜湖开放以后,实行“外引内联”政策,开展经济、技术交往活动,除了加强与省内各地区及国外、港台地区联系外,加强与上海联系,呼应浦东开发,引进上海的技术、管理,提高企业素质与经济效益。在上海带动下,芜湖加强与上海产业合作。1995年6月,安徽(上海)招商恳谈会在上海召开,芜湖积极参与,全市27个系统,160家企业共计624人赴沪招商,签订内联项目147项。一大批芜湖人在上海各个部门工作,这些“芜湖老乡”也积极支持芜湖建设。

工业上,芜湖与上海合作建设上汽集团奇瑞汽车有限公司,它的成立,是国内汽车工业最大的一次资产重组;2002年,世界500强的日本日立公司,将其在上海的空调生产基地迁至芜湖;芜湖海螺集团成功兼并上海地区大批水泥厂,并在上海形成水泥加工区。金融上,“九五”期间,总部设在上海的交通银行在芜湖设立支行;1997年12月,总部设在上海的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在芜湖设立支公司;2000年,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在芜湖设立分行。商业上,成功的范例是上海联华超市登陆芜湖。农业上,交流也高潮迭起,芜湖市委、市政府多次组织人员到长江三角洲地区尤其到上海参观学习,繁昌三山依托上海大市场,发展蔬菜生产。

对接辐射 站立排头

20世纪80年代,上海市作为长三角龙头,经济国际化,产业高端化,一些传统产业转移势在必行。安徽则着力推进皖江地区与长三角地区一体化进程,形成以合肥、芜湖、安庆、铜陵、马鞍山等城市为重点的城市带及沿江制造业产业带,为承接产业转移奠定了基础。

2010年1月12日,国务院批复《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》,这一示范区,包括合肥、芜湖、马鞍山、铜陵、安庆、池州、巢湖、滁州、宣城九市全境和六安市的舒城县、金安区,共59个县(市、区),辐射安徽全省,确立了以长江一线为“发展轴”、合肥和芜湖为“双核”、滁州和宣城为“两翼”的“一轴双核两翼”产业布局。这是以“产业转移”为主题的区域发展规划。

2014年,芜湖启动长江经济带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,取消了长三角地区报关企业跨关区报关服务的限制,简化了手续,芜湖企业从上海口岸进口货物无须办理“属地申报”资格审批,即可在本地办理申报手续后等待上海海关放行,然后直接前往口岸提取货物。这对于报关企业开拓业务、增加效益具有积极意义。皖江城市带通过合肥物流圈及以芜湖、安庆为中心的皖江外向型现代物流产业带,构筑与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物流网络连接,加强与长三角联系。

芜湖是上海产业向内地辐射扩展的一个桥头堡。提升芜湖龙头地位,促进“芜马同城化”,与上海发展对接,是芜湖发展的方向。芜湖这个“小上海”,必然与“大上海”相互促进,相互影响,共同发展,拥抱美好未来。